

# 无数英国青年的悲剧

张思武

1913年,劳伦斯的成名作《儿子与情人》问世。为了这部被后人誉为“19世纪的最后—部伟大的小说”<sup>①</sup>,三年来作者呕心沥血,惨淡经营,有如“在小说中摆脱自己的病症”<sup>②</sup>。长期以来,人们多认为这“病症”是俄狄蒲斯情结,是畸形母爱或占有性母爱<sup>③</sup>。作者本人在小说创作后期致加勒特信中,似乎证实了这种看法,并且说这是“无数英国青年的悲剧”<sup>④</sup>。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小说的具体内容,探讨作者提到的“病症”,探讨这种普遍的“悲剧”,以求正确地理解作者及其《儿子与情人》。

## 一、莫雷尔夫妇之间的冲突

莫雷尔夫妇感情不和,做母亲的转向儿子寻求爱的寄托,把全部爱情倾注到儿子身上,被普遍认为是产生畸形母爱,造成儿子的俄狄蒲斯情结的原因<sup>⑤</sup>。因此,有必要首先对莫雷尔夫妇冲突的根源、内容和实质作一番考察。

### 1. 冲突的根源

评论家们认为,莫雷尔夫妇因为情欲而结合<sup>⑥</sup>,他们婚后尝试“一种真正的感情炽热的生活”失败是夫妻反目的原因<sup>⑦</sup>。这种看法有违小说的具体内容。葛楚德出身于一个败落的、有坚定的公理会信仰的家庭。她希望经过个人努力改善自己面临的日益衰败的命运。她寄希望于男人的刚毅勇气。对于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坚定的公理会信仰的葛楚德,男人的刚毅勇气就是勇于面对现实,担负责任,履行义务,去改善个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她关于男子气概的观念贯穿全书,随着小说情节展开越来越清楚,“男子汉”、“男子气概”、“男人的刚毅勇气”等体现于孩子们能够为她所向往的经济状况改善和社会地位提高而努力。葛楚德初识莫雷尔就看中了他表面上的男子气概。然而,她是个非常讲求实际的女人,仅有男子气概对她来说还不够,她还要考虑有没有让她改善生活的实际经济能力。她之所以接受莫雷尔,除了他表现的男子气概,还由于她当时受他的哄骗,以为他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来帮助她逃脱她父亲那衰败的命运。婚后不久,葛楚德就发现莫雷尔骗了她。他们结婚所住的房子原来不是“他自己的房子”(SL11),所谓“一笔钱”不过是神话(SL12)。“葛楚德呆坐着,脸色苍白,默默无言。她与父亲一样了”(SL18)。她意识到她面临着与父亲一样的贫困窘境,正是从此刻起,“他对他的态度起了变化。她那高傲、正直的心灵里有些感情已经结成坚冰”(SL13)。葛楚德怀着改善自己的境况的希望与莫雷尔结合,一段时期的夫妻生活使她对丈夫所抱的幻想逐渐破灭。莫雷尔既没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又没有足够的男子

气概，去实现她的愿望。难怪葛楚德不久就对他失望。

## 2. 冲突的内容

在这个矿工家庭，莫雷尔太太希望孩子们有良好的教养，体面、认真、勤勉、有责任感。而莫雷尔举止言谈粗俗，酗酒、粗野，打骂妻儿，“父亲的行为对他们的心灵是一种丑恶的刺激”（SL114）。莫雷尔太太要让一家人吃饱，要送孩子上学念书，常常拮据。莫雷尔钱挣得或多或少，都只给她很少一点家用，把剩下的统统喝光。他还不时从妻子那里偷点钱去喝酒，常常让她替他还帐。作者不吝笔墨，多处叙述莫雷尔使妻子生计窘迫，以及由此引起的夫妻争端。葛楚德知道，“他将很快毁掉自己，毁掉他的家”（SL61）。

莫雷尔夫妇对孩子们的前途有不同的打算。莫雷尔爱抚亲吻着婴儿会情不自禁地欢叫：“他是个小矿工！”（SL48）他以为孩子长大理所当然地应该跟着他下矿井。莫雷尔太太打算让孩子当办事员（如威廉和保尔）或教师（如安妮），摆脱父辈的命运。她宣告，莫雷尔家的孩子“决不会下井，这种事就别再提了”（SL52）。有一次，父亲按矿区的习俗剪掉了小威廉的卷发，母亲对此耿耿于怀。“她知道，莫雷尔也知道，那行为使她内心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事她一辈子都记得，这是她感到最痛苦的一件事”（SL16）。对莫雷尔太太来说，这不是什么寻常的事，而是她心中所珍惜的自己的孩子与一般矿工子女不同的形象遭到粗暴破坏。如果说她冷淡疏远丈夫始于发现他并没有他所吹嘘的经济实力，那么，现在他的所作所为使她对他的男子气概不再抱任何希望。“过去她虽然和他苦苦争吵，但心里恼的是他不和自己同心同德，现在她不自寻烦恼，……而是把他视同陌路”（SL16）。既然丈夫不能同她携手努力，改善家境，于是“她转向孩子们，她疏远做父亲的”（SL16）。小说中，莫雷尔夫妇的冲突始终围绕着家庭面临的经济困难、道德问题以及孩子们的前途，作者通过他们的日常生活对此作了详尽的描述。

## 3. 冲突的实质

小说中，莫雷尔代表着那个矿工社区的道德、价值标准。他不尽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只图眼前温饱，不认识自己受剥削受歧视，盼望孩子们长大后当矿工挣钱。莫雷尔太太不甘被限制在这个贫困、丑恶、卑贱的社区，不能忍受丈夫那种受剥削受歧视的命运。她严肃、节俭、勤劳，代表处于上升时期自由资本主义的英国社会的美德和价值标准。她企图改造莫雷尔，“使他承担起他的责任，履行他的义务。”“她力求使他讲道德，信宗教，逼他面对现实”（SL14）。对于莫雷尔太太来说，作为父亲和丈夫的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内容，就是凭籍教育和道德完善，依靠个人努力，改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果他们这一代不可能做到，就要创造条件让孩子做到。但是，莫雷尔本性难移。他借酗酒回避现实，忽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对妻子帮助孩子们爬上中产阶级的一番努力无动于衷，使她对他的男子气概所抱的幻想彻底破灭。于是，代表那个矿工社区道德价值标准的莫雷尔与企图超越那个狭隘社区的莫雷尔太太之间矛盾日益加深，夫妻关系变得冷漠疏远。莫雷尔太太体现了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历史条件下通过个人努力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社会地位这样一种社会思潮。莫雷尔夫妇冲突实质上是这个矿工家庭对这种社会思潮的不同态度之间的冲突。

## 二、母子情的具体社会内容

### 1. 母子间的同志关系

贝克尔认为,《儿子与情人》是关于俄狄蒲斯情结的具有权威性的研究<sup>⑧</sup>,类似的想法在关于劳伦斯的大量专著中十分盛行,在我国也有很大影响<sup>⑨</sup>。不可否认,莫雷尔家母子之间存在强烈的爱。但是,他们之间的爱有着具体的社会内容,不能简单地解释为抽象的性爱或母爱。莫雷尔太太对丈夫绝望之后,就只能靠孩子们去改善家境。她把全部心血都用在孩子们身上,希望他们爬上中产阶级。这一目标她至死也不放弃。为了克服来自丈夫方面的消极影响,她自然会培养孩子们对父亲的反感。但是这不是抽象的父亲,他在孩子们眼中是个酗酒蛮横、打骂妻儿、不关心孩子的父亲。“所有的孩子……特别反对父亲,他们站在母亲一边”(SL58)。这里的母亲也不是抽象的母亲。孩子们知道她日夜操劳,关心爱护他们。他们幼小的心灵也许不明大事,但是他们知道母亲持家艰难,想用自己的小手给母亲经济帮助。威廉和保尔小小年纪就出去做工挣钱。孩子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母亲。“她不再孤独地受磨难。孩子们和她一起受磨难”(SL61),而莫雷尔在自己家里却逐渐成了“外人”(SL63)。我认为,母亲与孩子们之间实质上存在着一种同志关系。这种同志关系产生于他们为了对付日常生活中面临的急迫的经济困难而展开的共同搏斗,也产生于他们为了最终实现她改善家境的抱负所做的不懈努力。这就是母子之间的爱的具体内容。所有孩子中,威廉和保尔尤其被认为是俄狄蒲斯情结的受害者。因此,本文要对他们与母亲的关系分别作一番考察。

## 2. 威廉与母亲

威廉“来到人世,正当她自己幻灭的痛苦最难忍受,正当她对人生失去了信心,正当她的心灵感到寂寞和凄凉”(SL14)。对丈夫彻底失望了,靠谁去实现她的抱负呢?第一个孩子诞生了,她抓住孩子,要靠孩子去实现改善家境的梦想。所有孩子中,威廉第一个为她呈现出美好的前景。

〔他〕在班上名列前茅,老师说他是学校里最聪明的孩子。她看到他,一个男子汉,年轻,充满活力,正在使这个世界为她重放光彩。(SL47)

威廉十三岁开始做工,并继续在夜校学习,十六岁开始和镇上的体面人物交往;十九岁挣到的工钱超过父亲交给母亲的家用;二十一岁到了伦敦,年薪一百二十镑,终于爬上了中产阶级。他兴奋地告诉母亲:“我一年可以给你二十镑,妈妈,我们大家都要发财了”(SL55)。

那年秋天他们家特别拮据。威廉刚刚去伦敦,母亲盼着他的钱。……他在伦敦,他会成功,他似乎是在战斗中得到她的青睐的骑士。(SL79)

这是对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燃眉之急的战斗,也是最终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战斗。显然,威廉成为母亲的宠儿和骄傲,是因为他为母亲做到了父亲不能做到的事。他被母亲选中,并不象劳伦斯在信中说的那样是“作为情人”<sup>⑩</sup>,而是作为共同事业中的同志,作为将她的抱负付诸实现的执行者。

先前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莫雷尔太太现在有了依靠,有了希望。“她多么爱他!远远不止爱他,她对他寄托着多么大的希望啊。她几乎靠他而生存”(SL55,着重号是我加的)。

孩子们还小,靠着养家活口的人。威廉总算使她感到一点宽慰,可莫雷尔不行了,到底也有个人能依靠。(SL61)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威廉的前景越光明,她就越为她担心,越怕失去他。她“苦苦求他保重”(SL55),不要在辛劳一天后,又晚上跳舞,然后熬夜学习,搞得太紧张累垮身体。舞

伴来家找她，被她毫不客气地打发走。“她怕儿子走上父亲的老路”，寻欢作乐，糟蹋自己（SL54）威廉与莉莉在伦敦纠缠不清，莫雷尔太太意识到这对实现她的抱负意味着什么。

她的心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沉重。从前，因为她的丈夫，情况似乎糟得不可收拾，但那并没有夺去她求生的能力。现在她的灵魂本身感到不中用了，受到打击的是她的希望。（SL132，着重号是我加的。）她预感事态严重。由于威廉已经陷得太深，她只好表示同情和理解。但是她告诫儿子“记住还有比解除婚约更委屈她的”（SL132），暗示他与莉莉分手才是明智的选择。后来的变故证明莫雷尔太太的态度是正确的。小说仅有的两次关于母亲、威廉及其女友的矛盾中，没有一点占有性母爱的影子。莫雷尔太太关心的完全是儿子能否在事业上成功，在社会上出人头地。

### 3. 保尔与母亲

保尔的经历也充分体现了母亲与孩子们之间的同志关系。保尔从小体弱，母亲对他格外照顾，他也特别亲近母亲。他和其他孩子一起拾磨菇、采黑莓，为能给母亲“经济上的帮助”、给“家庭收入”贡献自己的一份而高兴。他宁愿走许多路去搜寻，也不愿空手回家使母亲失望（SL68）。保尔十四岁就为生活所迫去找工作。他一边查阅广告，一边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工业社会制度的囚犯”，“他已经被套上枷锁”（SL89）。他厌恶陌生的工业社会。他喜爱艺术，“觉得他也许能成为画家，这令他向往”（SL89）。但是，在生活的十字路口，他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和理想，接受了母亲的安排，愿意挑起帮助家庭的重担。这时的保尔的“抱负就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安分守己地挣上一礼拜三十或三十五先令”，父亲在井下随时可能出事，他要挣钱保证母亲的温饱（SL88—89）。他以行动证明了自己是母亲的可靠的同志。

莫雷尔太太不仅鼓励保尔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而且亲自把他送进了他厌恶、害怕的那个“有既定的价值观念、没有人性的工商社会”（SL92）。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保尔听从母亲的安排，一步步随着母亲朝她选定的目标走去的时候，小说第一次用“情人”这词提到母亲和保尔。莫雷尔太太为孩子们的成功感到骄傲。

如今她有两个儿子走上了社会。她思念着两个地方，都是大工业中心。她感到自己给这两个大工业中心各送去了一个男子汉，这两个男子汉会实现她所企望的。（SL101）

“她所企望的”就是超越那个矿工社区的局限，爬上中产阶级。这是她丈夫不能为她做到的，现在孩子们正在为她创造奇迹。他们的成功来自她的努力，“他们的工作也将是她的工作”（SL101）。

如果说保尔在办公室里爬得不如威廉快，那么，他的艺术成就却显示了他有巨大潜力。莫雷尔太太正是这样来看保尔的艺术的。

保尔将出人头地。她对他满怀信心，因为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能力，她就更深信不疑。他将大有作为。她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她将看到自己如愿以偿。她的一番奋斗没有付诸东流。（SL183）

保尔的艺术成就使他成为诺丁汉的体面人物，同时还增加了家庭收入。母亲为此感到欣喜，保尔正在实现她的抱负，街上的阔太太也比不上她。紧接着母子俩为保尔的画卖了二十个金币而兴高采烈，是关于如何使用这笔钱的“激烈争论”。母亲正急需用钱把小儿子从军队赎回来，无处筹措，保尔拒绝母亲的建议，自己一点也不愿留下，要全给母亲。他们之间亲密、可靠的同志关系和特殊强烈的爱再一次通过家庭所面临的紧迫的金钱需要表现出来。

卡维奇认为，“小说中，保尔只是被选中来代替莫雷尔太太的性爱生活中故世的威廉以后，才变得重要的”<sup>⑩</sup>。这不符合小说的内容。首先，保尔并不象许多评论家认为的那样，作为一个情人代替了已故的哥哥<sup>⑪</sup>；他作为共同事业中一个能干的同志逐渐代替了威廉。其次，威廉还在人世的时候，保尔就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之一，不过当时威廉的成功使保尔相形见绌。威廉去世，莫雷尔太太将实现其抱负的希望主要寄托于保尔，但十六岁的保尔尚不能取代威廉。十九岁，保尔还每星期只挣二十先令。二十一岁，他挣的工钱超过父亲给母亲的家用。当母亲因为父亲只给很少钱家用而生生气的时候，他对母亲说，“你可以用我的钱，让他见鬼去吧”（SL201）。莫雷尔太太想，“保尔将要证明她一向是正确的；他将要成为一个男子汉，不容什么东西引他失足，他要在某一方面改变人间的面貌”（SL222）。直到保尔二十三岁，因其艺术成就在地方上出人头地，他的成就才能与威廉过去的光荣相提并论，才取代了母亲心中的威廉。莫雷尔太太确信保尔已经跻身于诺丁汉的上流社会，让保尔穿上威廉留下的晚礼服，（这礼服她从不让丈夫穿），以此象征性地确认，在为克服家庭所面临的生活困境的共同努力下，在为提高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的共同奋斗中，保尔作为可靠的同志，取得了与威廉往日一样重要的地位。

### 三、莫雷尔太太，保尔与米丽安

#### 1. 莫雷尔太太对米丽安反感的根由

评论家们普遍把保尔与米丽安爱情失败归咎于莫雷尔太太的占有性母爱<sup>⑫</sup>。这种结论忽视了产生他们三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社会因素。莫雷尔太太对丈夫失望以后，只能驱使孩子去实现她的抱负。所以，她总是警惕，防止可能出现的任何人、任何事引诱他们背离她选定的生活目标，她认为威廉被浅薄的莉莉引入歧途，毁了自己。为此，她永远不原谅自己，并更加注意保尔与女友的关系。米丽安是保尔最亲密的女友。她瞧不起莫雷尔太太为孩子们物质追求而忧心忡忡，“对她来说，钱可算不了什么”（SL202），“世俗的价值、外貌、举止、地位，这些米丽安都不屑一顾”（SL104）。

她仿佛与日常的普通生活脱节，对她来说，这个世界要不能成为既无罪恶又无性关系的修道院或者天堂乐园，那就是个丑恶的地方。（SL149）

如果说莫雷尔靠杯中物来回避现实，那么，米丽安则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她对生活采取不实际、不现实的态度，必然会与事事讲求实际的莫雷尔太太冲突。

米丽安出身低微，这对她更不利，因为莫雷尔太太打算让保尔娶个名门淑女，以此来巩固他在中产阶级社会刚刚取得的立足点。她认为，不如此保尔决不会“幸福”（SL257）。小说叙述了母子之间对什么样的女子适合保尔意见分歧。读者看到的不是占有性母爱抓住儿子不放，而是母亲对儿子的婚姻大事焦虑。她认为保尔与米丽安纠缠不清，因而不注意有地位人家的姑娘。保尔这时对米丽安拿不定主意，愁苦不堪，母亲发现他象当年的威廉，会糟踏了自己。她痛苦、焦急，怕保尔步威廉之后尘，又使她失望（SL258）。这就不难理解，她会特别对米丽安反感。

米丽安对保尔的艺术发展的影响也引起莫雷尔太太对她反感。莫雷尔太太对保尔的艺术发展的兴趣是很实际的。她“关切的并不是他的艺术；她关切的是他本人，他的成就”（SL149）。她希望保尔象威廉一样，从办事员一步步往上爬。如果保尔的艺术发展有助于此，

她就不会反对。起初，保尔需要母亲和米丽安两人的帮助。“他从母亲吸取生活的热情，创作的力量”，而米丽安帮助他“去认识自己的作品”（SL158），“唯有她帮助他去认识”（SL277）。随着艺术水平提高，保尔逐渐单独依靠米丽安，开始把母亲排除于他的生活的这一方面，认为这不是她所能理解、所感兴趣的（SL212）。对此，莫雷尔太太反应十分强烈。

“这我受不了。我可以让另外的女人——可不能让她。她不会给我一点余地，一点余地也不会给——”（SL213）

莫雷尔太太发现，米丽安使保尔偏离了她为他选定的生活道路，热衷于艺术本身，没有给她留下一点余地，她当然不能容忍。读者看到，莫雷尔太太并不一般地反对保尔与女性交往，她不反对“另外的女人”，听任保尔和克莱拉的性关系。她有针对性地反对米丽安，并不是由于所谓的占有性母爱，而是因为她认定，米丽安不实际的生活态度、低微的出身以及对保尔艺术方面的影响构成了不利于保尔的前途的因素；她认定，米丽安“永远不会使他成为男子汉”（SL160）。

## 2. 保尔与米丽安关系破裂

尽管莫雷尔太太对米丽安反感，尽管保尔感到来自母亲的压力，然而，小说并没有把保尔与米丽安恋爱失败归咎于母亲的妒忌或占有性。早在莫雷尔太太干涉保尔与米丽安的交往之前——而且她最初之所以干涉是因为保尔与米丽安消磨的时间太长，回家太晚，而他必须早起，赶火车去诺丁汉，整整工作一天——即使在此之前，保尔就发现米丽安某些方面不正常。米丽安使保尔左右为难：她要把他引入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的精神世界（SL173），而他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帮助母亲。姐姐安妮指责保尔，当米丽安要他散步闲聊的时候，母亲却累得昏了过去。与米丽安在一起，保尔就逐渐感到不安和内疚，觉得对不起终日操劳的母亲。米丽安“瞧不起他家里人那股子俗气”，认为“他们不懂得事物的真正价值”（SL222），使保尔在她面前总有些自卑、不快。

最终使保尔与米丽安关系破裂的是米丽安的“贞洁”感，这种贞洁感使她一想到夫妻生活就感到羞耻，认为那是肮脏的，不敢去想象。小说中，并不是所谓的占有性母爱，而是米丽安的贞洁感，给保尔的成长带来了损害。米丽安企图使保尔纯洁，结果，

他硬把自己心里象男人需要女人那样需要她自我见不得人的事而给压了下去。眼看她忍受骚动、痉挛的折磨，拼命排除这种念头，他的心不由得沉到了底。正是这种“贞洁”弄得他们连初恋的吻也不敢尝试。（SL178—179）

这才是影响他们爱情发展的真正原因。与米安丽的贞洁感比较，莫雷尔太太向保尔施加的压力、提出的要求，对他们的爱情的影响要小得多。事实上，尽管母亲不赞成，保尔确实尝试过与米丽安过夫妻生活，而正是米丽安自己使这一尝试以失败告终。当她同意与保尔过夫妻生活的时候，她意识到她正在把自己象供奉的祭品一样献给保尔，她使他意识到他正在接受祭品。这对保尔炽热的爱情不啻是倾盆冰水，使他决定与她分手。小说中克莱拉与米丽安成鲜明对比。莫雷尔太太的母爱并没有妨碍保尔与克莱拉之间的健康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米丽安目睹保尔的精神、情感变化，对于与保尔关系破裂她有自己的看法：她并没有认为是莫雷尔太太从中作梗，虽然她曾体验了莫雷尔太太对她的反感；她“心里明白，克莱拉在影响他，解放他”（SL296），她归咎于克莱拉对保尔的吸收，归咎于保尔身上那些卑劣成份。归根结底，保尔决定与米丽安分手，是对她不正常的生活态度的反应，而不是对母亲的压力和要求

的屈从。对于保尔与女性交往，莫雷尔太太首先考虑的始终是这种交往和可能结成的婚姻关系对保尔的前途的影响。

#### 四、莫雷尔家孩子的“病症”

##### 1. 威廉：个人物质追求的牺牲品

劳伦斯在致加勒特信中说，由于畸形的母爱，孩子们成人后一旦与女人接触“就出现分裂”，“这分裂害死了〔威廉〕”<sup>④</sup>。但是，读者在小说中看到的却并非如此。威廉受母亲鼓励爬上了中产阶级，然而，他通过个人努力可能取得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的有限的改善，又使他面临新的经济、社会困境。他必须与地位相当者保持一致，还想向地位更高的人攀比，永远不能满足。莉莉体现了个人物质追求贪得无厌、使人精力枯竭的特性。为了满足她的物质需要，威廉总是拮据，他拼命挣钱，临死还念着自己的业务。威廉的成功使他陷入了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这里再也看不到父亲的矿工社区内部矿工之间的同志热情和家庭主妇之间的相互帮助。他孤苦伶仃，始终没有真正的朋友。在他垂危之际，除了远道赶来的母亲，没有任何人在他身边，甚至连莉莉也没有露面。作者通过对弥留中的威廉的描写，使读者看到威廉为了实现母亲的抱负，为了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为了满足莉莉贪得无厌的物质需要，拼命工作，精疲力竭，死于非命。不是所谓的“分裂”，而是个人物质追求，害死了威廉。

##### 2. 保尔：孤独的弃儿

读者在年轻的保尔身上可以看到：一方面他痛感生在这贫穷悲惨的矿工社区不公平，想摆脱父亲那种受剥夺被歧视的命运；另一方面，他热爱下层人民，认为自己“属于平民百姓”，认为他们给他“生命”和“温暖”（SL256）。在社会上，保尔与象莱佛斯家人、工厂女工这样的下层群众融洽相处，只有他们使他感到温暖和欢乐。莫雷尔太太对此很不以为然。确认了保尔在她事业中的地位以后，她就着手帮助保尔解决这一矛盾。她向他指出，他父亲的伙伴们就是平民百姓，他与他们毫无共同之处。她还指出，是他自己在阶级问题上“势利”，瞧不起出身高贵的人，对比他身份高的女人看都不看。“她直率地要他爬上中产阶级”，“要他最终娶上个名门淑女”（SL256）。保尔在母亲驱使下去追求个人利益，事业的成功使他跻身于上流社会。但是，读者看不到他真正被上流社会接受，相反，他在这里感到无处容身。保尔象威廉一样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面临着阶级偏见、猜疑和冷漠的人际关系。他孤寂、孤苦、孤零零，没有真正的朋友。他找不到适宜做妻子的女人——只要母亲在世，因为他的阶级出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都限制着他，他不可能娶到母亲要他娶的女人。他只能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一死，他就成为孤苦伶仃的“弃儿”，“无论他身处何方，都孑然一身”（SL419）。莫雷尔太太死后仍然影响着保尔，但这种影响并不是沃生认为的母爱的妒忌或占有性<sup>⑤</sup>。她终生的抱负仍然影响着保尔。他回顾与母亲共同走过的道路，考虑如何“继续她的努力”（SL412）。在小说最后一章中，读者听到他孤独中内心极其痛苦的呼声：世界之大，偏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但是，他不知道这是因为他脱离了给他生命和温暖的平民百姓，反而“随着漂向死亡的潮流”<sup>⑥</sup>，走向他曾厌恶的工业社会，去继续母亲的未竟之业。

#### 五、结束语

威廉和保尔的遭遇并不是偶然的或者少见的。社会地位大变化是英国自由资本主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社会现象。追求个人经济状况改善和社会地位提高是当时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在小说中化为莫雷尔太太要孩子们爬上中产阶级的个人抱负。莫雷尔太太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价值标准的化身、各种美德的完美典范出现，她的思想和实践适应了自由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小说通过威廉和保尔在她的驱使下去实现她的抱负的遭遇，反映了“无数英国青年的悲剧”。他们象莫雷尔家孩子一样，通过个人努力，或多或少改善了经济状况，提高了社会地位。他们的成功使自己脱离了原先熟悉的社会，置身于一个充满猜疑、冷漠的、陌生的世界，或感到孤独、痛苦、彷徨、无处容身，如保尔；或醉心于物质追求、陷入永不满足的泥淖而不能自拔，如威廉。

劳伦斯是威廉和保尔的同时代人，有着与他们相似的经历，体验过那陌生的世界对他们的偏见、不信任、冷漠，也有孤独、痛苦、彷徨的同感。他想通过《儿子与情人》摆脱这“病症”，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病根何在，写出了致加勒特信。（至于写此信的背景和目的，将另文讨论。）然而，他在信中谈的是一回事，在小说中实际描述的却是另一回事。如果以此信为根据，对小说本身包含的丰富的社会内容视而不见，抽象地谈论俄狄浦斯情结、畸形母爱、母爱的占有性等，势必抹杀小说的社会意义，违背作者反映一个普遍的悲剧的旨趣。

《儿子与情人》继承了19世纪小说的批判传统，真实地反映了追求个人经济状况改善和社会地位提高的社会思潮的影响给无数英国青年带来的悲剧。在这一意义上，《儿子与情人》堪称“19世纪的最后一部伟大小说”。

#### 说明：

SL: *Sons and Lovers*, (1967, The Viking Press, New York). (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

#### 注释：

①Harry T. Moore, *The Priest of Love*, (1980, Penguin Books Ltd, Great Britain), PP217—218.

②James T. Boulton & George J. Zytaruk (eds),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Vol. II, (1981, Cambridge Univ. Press, London), P90.

③R. P. Draper (ed.), *D. H. Lawrence: The Critical Heritage*, (1979,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London), P25.

George J. Becker, *D. H. Lawrence*, (1980, 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 Co., Inc., USA), P30.

Frank Kermode, *Lawrence*, (1973, The Chaucer Press, Great Britain) PP21--22.

④James T. Boulton & George J. Zytaruk (eds), *The Cambridge Edition of the Letters of D. H. Lawrence*, Vol. I, 477-478.

⑤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1985，上海外语出版社，上海。

⑥A. Niven, *D. H. Lawrence: The Novels*, (1979, Cambridge Univ. Press, Cambridge), P40.



Kermode, *Lawrence*, PP13-17.

Keith Sagar, *The Art of D. H. Lawrence*, (1966, Cambridge Univ. Press, London), P22.

⑦ David Daiches, *The Novel and the Modern World*, (1964,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P143.

⑧ Becker, *D. H. Lawrence*, P26.

⑨ 侯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P204.

陈嘉 (ed.) *Selected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82, The Commercial Press, Beijing), P91.

⑩ 同④.

⑪ David Cavitch, *D. H. Lawrence and the New World*, (1969, Oxford Univ. Press, New York), P23.

⑫ Daiches, *The Novel and the Modern World*, P143.

⑬ Cavitch, *D. H. Lawrence and the New World*, P23.

Daiches, *The Novel and the Modern World*, P114.

⑭ 同④

⑮ John Worthen, *D. H. Lawrence and the Idea of the Novel*, (1979, London) P37.

⑯ 同④

## 本刊重要启事

本刊自创办以来，承蒙社会各方大力支持，我们深表谢忱。

现由于邮政部门规定稿件要按信件标准收费，限于经济条件，本刊已无力负担退稿的邮资。因此，从今年起，所有稿件一律不退，请作者来稿时自留底稿。本刊自收到稿件之日起，将在两个月内通知作者采用与否。若作者需要退稿，请付足邮资（包括挂号费和附加费共1元）。事非得已，尚祈鉴谅！